

# 衛霍兩大軍團掃蕩匈奴

李浴日

## 將在得人——衛霍的出現

觀於今日我們政府輝煌的建軍，使我想起兩千年前衛霍兩大軍團掃蕩匈奴的事跡。

在唐李華著「弔古戰場文」上有說：「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李華這一篇名文的中心思想，我不敢苟同，但他這幾句話，確有見地。誠然，用兵作戰要將帥得人，並不在數量之多。千百庸將劣將，不如一二良將賢將。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兵隨將轉，將以兵成。就漢武帝討伐匈奴的軍事說，當時所用的將帥非不多，如韓安國、李廣、李恢、李息、公孫敖、公孫賀、趙食其、李廣利、王陵等，而真真能够深入匈奴，打敗單于，建立輝煌的戰功，創建歷史未有的奇蹟，也僅有衛青、霍去病兩人而已。

在衛霍過去的歷史，雖也曾有過周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趙武靈王變俗，胡服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燕將秦開襲走東胡，東胡退却千餘里。趙李牧在雁門大破單于十餘萬眾，使其不敢再犯邊者達十有餘年。秦將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但總沒有衛霍連戰連勝，追奔逐北，一則打到宣顏山，（今外蒙古土謝圖汗，庫倫之西南）一則打到狼居胥山（今察哈爾多倫北），這樣偉大的進軍，這樣豐碩的戰果。

## 衛霍與漢武帝

衛霍善將兵，漢武帝善將將，沒有漢武帝的善將將，則衛霍不能脫穎而出，沒有衛霍的善將將，則漢武帝的雄才大略莫由施展。所以談到衛霍兩大將，我們先得一述漢武帝。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英主，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軍事家，他的討伐匈奴決不是好戰觀念

的作祟，而是基於奇恥深仇，如漢高被單于困於白登，呂后被單于遺書侮辱，漢高文景以來，雖迭以宗人女下嫁單于，並歲奉絮繒酒米食物，亦不能停止其侵掠邊境之行為。到了武帝，匈奴的擾邊，愈來愈兇，不時入寇漁陽、上谷、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等地，殺吏民，掠物資，無所不為，何況在文帝時，匈奴大舉入寇，偵騎已至雍（今甘肅鳳翔縣南）甘泉，距長安僅有二百里，構成嚴重的威脅。誠以匈奴當日的強盛，如果武帝再不加重加撻伐，恐怕匈奴得寸進尺，挾其強大的騎兵團入主中原亦未可知。武帝早見及此，於元光二年（西紀前一三三年）會召群臣問說：「朕筋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變，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舉兵攻之，如何？」可見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決心。

可是欲討伐匈奴是不易的，正如今日我們的反攻大陸。當時匈奴蟠居中國以北，大戈壁綿亘於中央，版圖之大，東起朝鮮，西迄西域，南至長城，人民生活與戰鬥打成一片，正如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鳥獸為生，業急則習戰攻。以侵伐為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鋌形似矛，鐵柄，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當時擁有能征慣戰的騎兵三十餘萬（估計匈奴當時人口將近二百萬）加以氣候嚴寒，水草缺乏，交通困難，在在都是對攻者不利。故武帝討伐匈奴，實為「以強對強」，又為「一難中加難」。當時群臣如韓安國等都勸武帝不宜討伐匈奴，條陳大略說：「匈奴以游牧為業，逐水草而居，來如驚風，去如收電，難得而制。」又說：「如今討伐匈奴，深入長驅，難以為功，疾行則乏糧，遠行則失利，不到千里，人困馬乏。兵法曰：以軍遺人獲也，未見深入之利。」但這種畏難苟安，淺薄無能的議論，却不足以阻

勝的可能性，却與了解的程度成比例，更要憑一己的睿智對有限的資源，作適當分配，以達成任務。軍事行動與物資、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關係的重要性，艾森豪總統近來曾力加強調，在其公開演詞及對國會報告詞中一再指出防衛體系中三大因素：精神、軍事及經濟。他說：「我確信軍事行動是遵循一定的邏輯，經濟方面亦具有類似規範，二者若能相合相成，方可能就有有限的經濟情況，發揮無比的軍事力量。」

「假使二者不能配合，則軍事力量，固不足恃，經濟力量，亦不穩定，結果軍事情勢，亦將岌岌可危。」此僅是廣泛的觀念，不過這種原理及規範，將是我們構想及行動的準則。

就軍事需要論，資源可決定戰略，將原料加工為戰爭工具，成為致勝關鍵，假使不能如限完成，則各方面均屬徒勞。

大體說來，這屬於補給範疇，但却為戰爭成敗的重要關鍵，補給部門應當儘全力使可利用的物資作最有效的處置，此點需要對國內經濟及工業設備各方面，有深刻的認識。

軍事長官只能指揮的世紀業成過去，一個指揮官不獨要熟諳工業方面的原理經常發生的問題，而且要能預料動員以後對整個社會上國民經濟的影響，及一般對建軍的觀感與反響。

總而言之，指揮官的眼界，絕不能局限於軍事一隅，經濟、力量、政體、人民生計與軍備均有牢不可破的密切關係，瞬息萬變，絕不能墨守成規，要觀察時勢，適當運用。（完）

(計)

作者赫爾將軍 (General Tom E. Hall) 現任聯合國遠東統帥部司令，本稿係受于陸軍副參謀長任內在英國陸軍大學及陸軍財務學校之講演詞。譯自 Army Information Digest March 1954, P. 3. 原題 The Funamentals of war

止。武帝討伐匈奴的決心與雄心。

武帝精通孫吳兵法，戰略眼光遠大，他認為欲打垮北方之強的匈奴，決非消極的防守政策所可奏效，必須採取攻勢再攻勢，既非一個短期的戰爭，或三次出擊所能達到目的，必須採取不斷出擊的方式，進行一個長時期的戰爭，儘量將其機械與消耗，始可將其制服，這是一個自衛性的攻擊戰爭，非侵略性的攻擊戰爭，亦正如今日我們反攻大陸是一個長期的戰爭，又是一個自衛性的攻擊戰爭。可是武帝為完成這個戰爭的目的，莫急於建軍與選將。在建軍方面，當以建設騎兵為主，因為對付匈奴的騎兵，非步兵、車兵所能制勝，必須同樣以騎兵對騎兵。但欲建設騎兵，則須有大量的馬匹，漢高自平城被圍後，政府已知獎勵養馬，非馬不足以建軍，非騎兵不足以制勝。到武帝即位時，馬已大增，成為「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現象，武帝為討伐匈奴，更發展馬政，大量養馬，馬匹達四十萬匹（按唐太宗時馬達七十萬匹，此為中國歷史上養馬最多的兩時代，亦為最盛強盛的兩時代）。馬匹既充足，同時又積極訓練騎兵，除利用「六郡君子」傳授騎射技術外，並僱用胡人擔任教師，好比今日我們軍校的聘用外國教官一樣。「荃材皆用」，古今略同。可是騎兵易練，良將難求，所以武帝當時對於選將這一問題不知絞盡多少腦汁。老将宿將如韓安國、李廣、王恢等都衰老了。因為討伐匈奴的戰爭，是一個特別艱巨的戰爭，非任何內戰可比，非天才優異的將帥不足以克敵致勝，正如克勞塞維慈說：「所謂軍事上的天才，即為智慮各方面賦有足以克服戰爭上各種障礙（障阻）之異常素質的人物。」即克服戰爭的危險要有勇氣，克服戰爭的勞苦要能耐，克服戰爭上各種障礙所需的意志，此外還要有高度的智力，以克服各種困難，尤其騎兵的將材更需要具有此種條件。武帝在宮中討術，青經過多次的考驗，認為正是一個天才的騎兵將材，乃於元光六年（紀元前一二九年）的出擊中，選拔衛青於大中大夫，拜為車騎將軍，與宿將公孫敖、公孫賀、李廣等各率騎兵萬人，分道出擊匈奴，果然在這一次出擊中，只有衛青旗開得勝，建立戰功，其餘各人不是打敗仗便是無功而還。至於霍去病為衛青的外甥，以衛青的關係，入宮中充當武帝的侍中（即

副官）武帝深知其天才的卓越，於元朔六年出擊匈奴，特別詔令衛青挑選一部份壯驍交去病指揮，並封為票姚校尉（勁疾輕快之貌）隨衛青出發，果然他天才橫溢，勇不可當，獨率八百騎兵深入匈奴，直擊大軍數百里，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連成騎人的戰果，武帝特封為冠軍侯。到了元狩二年，便拜為驃騎將軍，僅二年又一躍為將軍，這固由他的天才與功績的關係，而武帝這種不拘資歷的選拔將才的作法，實足為萬世法。尤其武帝不吝重賞的作法，益以鼓勵士氣，使人人樂於效命。如衛青於元朔二年打敗右賢王，凱旋之時，武帝即遣使者奉黃金印，遠迎於邊塞，就在軍中拜為大將軍，加封食邑六千戶（計六次出擊共得封一萬一千八百戶），並封青三子為侯（每侯一千三百戶，共二千九百戶），其餘將校皆分別封賞，且武帝於此時，並以寡姊即陽信公主嫁與衛青，一時軍中傳為佳話，又如霍去病六次出擊，共封有一萬六千一百戶，比封衛青還多，武帝置大司馬為最高軍職，衛青與去病皆為大司馬，並定去病的秩祿與衛青將軍同等，封賞之隆，古今無匹。可是武帝不特實行重賞，亦實行重罰，如元光二年，向以名震邊陲的李廣擊匈奴出，因兵敗被虜逃歸，廢為庶人。元朔六年，衛青的右將軍蘇建與前將軍趙信率領三千人馬，與單于主力遭遇，全軍覆滅，趙信投降匈奴，蘇建隻身亡歸，仍廢為庶人。恩威並重，三軍振奮。

### 衛霍兩軍團的戰功

漢武帝的討伐匈奴，開始於元光二年（紀元前一三三年）的「馬邑之謀」，馬邑之謀失敗後，使他對那些老將宿將如韓安國、王恢等大失所望，認為欲討伐匈奴非選拔青年新將不可。因為老將宿將皆已名成利就，不適宜於新戰爭。而當時衛霍則是青年新將的姿態出現，所以他們皆欲乘時以自顯

其才，滿足其富貴功名之心，打起仗來，自然能吃苦，肯賣力，敢深入，敢冒險，又善騎射，像沒有這些條件的將領怎配得去打匈奴。至於當時那些宿將皆患了恐病，正如今日一些老將的患着恐病。果然漢武帝選拔衛霍兩人，證明了他的知人善任，衛霍兩人亦均能每戰必勝，表現與其他宿將不同，他倆在出擊匈奴中，始終致人而不致於人，從未迷途失道，從未墮入敵人的奸計中，從未遭受敵人的襲擊與包圍，經常保持着常勝軍的陣容，使敵望風披靡。武帝嘗欲教去病以孫吳兵法，他却豪壯地說：「願方略如何耳，不致學古兵法。」其實他倆在漢武帝提倡研究孫吳兵法的風氣中，皆精通孫吳兵法，活用孫吳兵法，但却不是死讀孫吳兵法，死用孫吳兵法。他倆皆富於創造天才，充分發揮孫子「併力一向，千里殺將」的天馬行空的奇襲精神，而孫子說：「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饑野，三軍足食，（如武帝稱：「霍去病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及衛青至趙信城取匈奴積粟食軍等）澆養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拘，無人之地也。」又說：「行於千里而不勞者，則於無人之地也。」又說：「以正合，以奇勝。」又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又說：「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我從衛霍每次出擊中，均可領略到衛霍發揮孫子這些真理的精神。粉碎當日韓安國等所發的那些失敗主義的議論。衛霍自元光六年（紀元前一二九年）此時匈奴為軍臣單于主國，元朔二年冬軍臣單于去世，其弟伊穉斜，驅逐了單于的太子，自立為單于，故武帝乘其內部不安，加以不斷討伐，至元狩四年（紀元前一一九年）的十一年中，分別出擊匈奴的數次如下表：

### 衛青七次出擊匈奴

- 第一次出擊——小勝——元光六年（西紀前一二九年）
- 第二次出擊——小勝——元朔元年（西紀前一二八年）
- 第三次出擊——大勝——元朔二年（西紀前一二七年）
- 第四次出擊——大勝——元朔五年（西紀前一二四年）
- 第五次出擊——小勝——元朔六年春（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六次出擊——小勝——同年夏（同上）
- 第七次出擊——大勝——元狩四年（西紀前一一九年）

衛青軍團在這七次出擊中，第一次出上谷（在今察哈爾懷來縣南）進至龍城（察哈爾左翼旗界），斬首虜七百餘人，此為小勝。第二次出雁門，斬首級數千人，亦為小勝。至於第五次出定襄，（今山西右玉縣以北）斬首數千級。第六次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均為小勝。至於第三次與第四次則為大勝。（第七次大勝留待下述）即第二次出雲中，經高闕（均在綏遠境內）到隨西，這是一次的遠征，經幾次的作戰，把匈奴殺得大敗，捕首虜數千，牛羊牲畜數十萬，趕走白羊樓煩（匈奴兩部落），收復河南海地，置朔方郡。第四次出高闕，直取匈奴右

**霍去病六次出擊匈奴**

- 第一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二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三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四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五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 第六次出擊：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霍去病一生出擊匈奴共六次，第一二兩次都是追隨衛青。此時去病僅有十八歲，以「票姚」的英姿，宛似飛狐一樣的出現於戰場，（亦可稱為「沙漠之狐」）。非二次大戰中的隆美爾所可比。奇襲匈奴，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此為小勝。至於以後三、四、五次出擊（六次留下面再述）均為大勝。一年之中，竟連獲三次大勝，實創戰史未有的新紀錄。即元狩六年第三次出擊，武帝擢升去病為驃騎將軍，此時獨當一面，不歸衛青指揮，他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在進軍中與匈奴主力遭遇，大戰六天，過焉支山千餘里，再與匈奴短兵相接，戰於皋蘭山之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生擒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佛像），共斬首八千九百六十餘級。第四次出擊，亦在同年之夏，出北地，攻祁連山，得單桓，酋塗王，以聚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等六十三人。自己人馬的損失僅為十分之三。第五次出擊，亦在同年之秋，這是武帝接受渾邪王等的投降，乃派去病帶了萬餘騎兵前往受降，去病到遠附近，望見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並紛紛遁去，去病即揮軍馳往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遁者八千人，於是全部投降，共有四萬多人。從此河西平定，便建置了武威、酒泉、張掖、燉煌四郡，因而砍斷匈奴的右臂，並打通了中國和西域的通路，解除了長

賢王，當時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此，不加防備，猶在尊盧中飲酒作樂，酩酊大醉。不料，衛青所率的騎兵群，以急行軍的姿態，連夜馳至，把右賢王四面包圍起來，嚇得右賢王魂不附體，只帶了萎萎一人及從騎數百突圍，狼狽北逃。此役生擒右賢王裨王十餘人，男女一萬五千餘人，牛羊牲畜數十萬。孫子說：「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衛青有焉，因得拜為顯赫一時的「大將軍」，其他從征將校如公孫敖、韓說、趙不虞、公孫戎奴等亦皆封侯。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元狩六年（西紀前一二三年）

安一面的威脅。去病真是功蓋天地，與衛青齊。於此，我要特別一提的，衛青每次出擊的勝利，固由彼的天才，指揮的巧妙，亦由於全軍團將士的用命，即衛青亦深以此種因素。如衛青於元朔五年的大陣凱旋，武帝特賜封賞，衛青却表明他的勝利是由全軍團造成的，對武帝說：「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校力戰之功也。」武帝因之亦大加封賞從征有功的將校。至於霍去病每次勝利後，亦建議武帝同時封賞各將校。因為一個勝仗，決非僅屬一個最高指揮官之功，其他各將士亦皆有功。戰勝是由全軍上下以血肉生命換來的。

**衛青兩軍團最後一次大出擊**

漢武帝的討伐匈奴是採取不斷進攻的方式的，故命衛青作如上六次的出擊，霍去病作如上五次的出擊，雖是每戰必勝，戰果輝煌，但為徹底打垮匈奴，還得集中兵力來一次總攻擊。（此次總攻，於衛青為第七次大出擊，霍去病第六次）便於元狩四年發動了一次空前大規模攻勢。這一次攻勢作戰的目的在活捉單于，（此時仍為伊稚斜單于）殲滅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使邊境得到永遠安寧。計此次出動的兵力，騎兵十萬，由衛青霍去病兩人各帶五萬，即分為兩大軍團，另有預備馬四萬匹，運輸馬也十餘萬匹，負責輸運的步兵數十萬人，隨兩軍團之後，真所謂「窮天下之力，與匈奴爭」。所有將

趙食其、曹襄四將軍，屬於霍去病的則有李敢、路博德、衛山、復陸支、趙破奴、安稽益等校尉。多為匈奴投降的驍勇之士。分為東西兩路，浩浩蕩蕩殺到匈奴去。武帝原由一戰力戰深入之士所組成，去病軍團去當單于的主力，決定派去病出定襄，後以捕獲匈奴俘虜，據其口供謂單于在東方，乃改去病出代（今察哈爾省東部）衛青出定襄，這可以說由於情報不確實所造成一個極大的錯誤。當時單于偵知漢軍已出發，乃依降將趙信計，認為漢兵即能渡沙漠（大戈壁）人馬已疲，不能久留，以逸待勞，可坐而縛之，於是盡將所有糧食輜重向北遷移（如今「空軍野戰」）並以精兵嚴陣待於漠北。衛青却以脫兔之勢，率軍橫渡大戈壁，果兒單于在漠北嚴陣以待，這時衛青即依當慣用的戰法，令武剛車（一種裝甲的兵車，有中蓋，可供防禦）自環為營，構成一個堅強的據點，以防單于的突襲，部署妥當，乃縱五千騎向匈奴求戰，殺聲震天，向前衝擊，企圖活捉單于，單于以萬騎應戰，從中午殺到黃昏，大風忽作，砂礫四面，兩軍對面不相見，衛青又乘勢縱兵從左右兩翼圍攻，把單于圍困於核心（形勢比高祖被圍困於白登還嚴重），單于見漢兵人數多，士飽馬騰，自度難戰，則必被俘，乃對其屬人說：「利在速戰，速戰數百空圍，狼狽北遁。漢騎夜追之，衛青率軍隨後，走了二百餘里，未得單于，遂至祁連山趙信城，發現城內屯有大量糧食，因以食軍，其帶不走的，縱火燒光，計此役斬首虜萬餘級，自己的損失亦相當慘重。今日我們試加檢討，倘若當時衛青指揮的李廣、趙食其兩軍不是因分道迷途，能够依期會師合擊單于，則兵力加強一倍，可活捉單于。或霍軍團果得當此路，亦必活捉單于。奈因當日在廣漠的沙漠行軍，沒有電信的使用，致失聯絡，實一大憾事。然孫子「併力一向，千里殺將」的奇襲精神，實為衛青發揚無遺。此次單于雖未被捉，但失蹤了十幾天，沒有消息，匈奴內部頓起動搖，右谷蠡王聞之，曾自立為單于，旋因單于仍在動搖，但谷蠡王之號，但伊稚斜單于經此次打擊後，元氣大傷，一蹶不振，精神失常，越四年便死亡了。但衛青這次大勝，以未能活捉單于，未得增封，後人深抱不平。至於霍去病軍團在東路，出塞二千餘里，未遇單于，轉擊左賢王，所當者破，斬首七萬四